

魯迅
吶喊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市东四头条胡同4号）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203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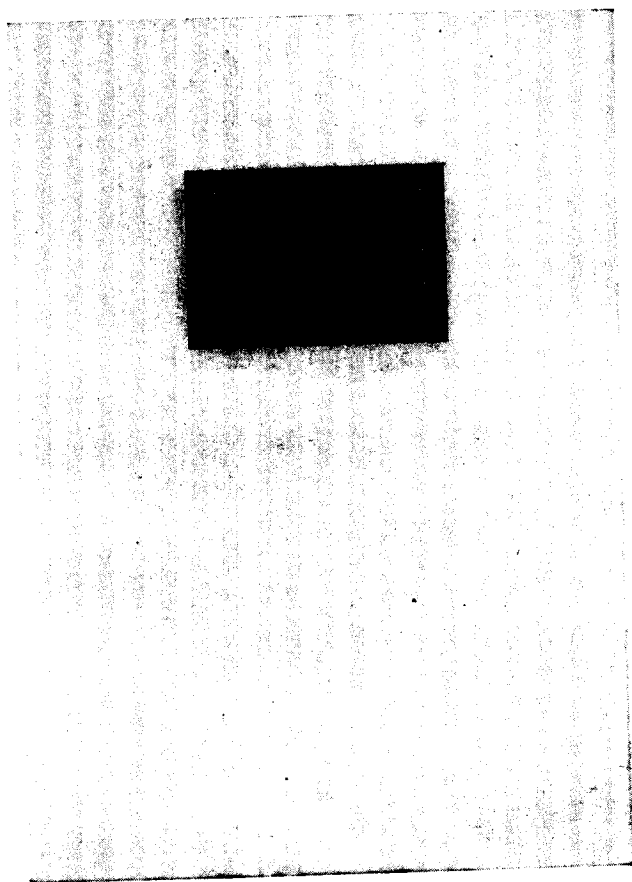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535 字数95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5 1/8

1955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0001—48000册

定价(6)0.55元



《呐喊》初版封面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初版和作者自己的正誤表，並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誌和報紙（其中一篇尚未查得最初發表的刊物）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初版包含小說十五篇，於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，列為新潮社《文藝叢書》之一。從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三次印刷起，改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，收入作者所編的《烏合叢書》中。一九三〇年一月第十三次印刷，由作者自己抽去其中的《不周山》一篇（後來改名為《補天》，收在《故事新編》中）。此後印行的版本都只有小說十四篇，與第十三次印刷的版本相同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系編入第一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之處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目 錄

自序.....	1
狂人日記.....	7
孔乙己.....	18
藥.....	23
明天.....	33
一件小事.....	41
頭髮的故事.....	44
風波.....	50
故鄉.....	59
阿Q正傳.....	70
端午節.....	113
白光.....	122
兔和貓.....	128
鴨的喜劇.....	133
社戲.....	137
注釋.....	149

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經做过許多夢，後來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謂回憶者，虽說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絲縷还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現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來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經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，年紀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錢，再到一样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。回家之后，又須忙別的事了，因为開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蘆根，經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結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誰从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，我以为在这塗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進R学堂去了¹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尋求別样的人們。我的母親沒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資，說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²哭

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讀書应试是正路，所謂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無路的人，只得將灵魂賣給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。然而我也顧不得这些事，終於到N去進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謂格致，算學，地理，歷史，繪圖和体操。生理學并不教，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論》和《化学衛生論》³之类了。我还記得先前的医生的議論和方藥，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，便漸漸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⁴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譯出的歷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識，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个鄉間的醫學專門学校里了。我的夢很圓滿，預備卒業回來，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，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，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对于維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，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，总之那時是用了電影，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，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時間還沒有到，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圖片給學生看，以用去這多余的光陰。其時正当日俄戰爭的時候，关于戰事的圖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，我在这一个講堂中，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圖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，一个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，而顯出麻

木的神情。据解說，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，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，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。

這一學年沒有完畢，我已經到了東京了，因為從那一回以後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，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，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，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。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，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，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，商量之後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，所以只謂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資本，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。創始時候既已背時，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，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，不能在一處繼續將來的好夢了，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《新生》的結局。

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，是自此以後的事。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後來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了贊和，是促其前進的，得了反對，是促其奮鬥的，獨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並無反應，既非贊同，也無反對，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，這是怎樣的悲哀呵，我于

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，如大毒蛇，纏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無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憤懣，因为这經驗使我反省，看見自己了；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來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國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親歷或旁觀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願追怀，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，再沒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 会馆⁵里有三間屋，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許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鈔古碑⁶。客中少有人來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，从密叶縫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頸上。

那时偶或來談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異⁷，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，脫下長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動。

“你鈔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

本，發了研究的質問了。

“沒有什麼用。”

“那麼，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沒有什麼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點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們正辦《新青年》⁸，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，我想，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說：

“假如一間鐵屋子，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，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，不久都要悶死了，然而從昏睡入死滅，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現在你大嚷起來，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，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，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？”

“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，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，然而說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殺的，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，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証明，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，于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，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記》。從此以後，便一發而不可收，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字，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，積久就有了十餘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怀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，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几声，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

奔馳的猛士，使他不憚于前驅。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顧及的；但既然是吶喊，則當然須听將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，在《藥》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，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，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。

這樣說來，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機會，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，但微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，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。

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，便稱之為《吶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魯迅記于北京。

狂人日記¹

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；適歸故鄉，迂道往訪，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道來視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補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。持歸閱一過，知所患蓋“迫害狂”之類。語頗錯雜無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間亦有略具聯絡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醫家研究。記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雖皆村人，不為世間所知，無關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書名，則本人愈後所題，不復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識。

—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見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見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發昏；然而須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趙家的狗，何以看我兩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沒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門，趙貴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還有七八個人，交頭接耳的議論我，又怕我看見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個人，張着嘴，對我笑了一笑；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，曉得他們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舊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議論我；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，臉色也都鉄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仇，他也這樣。忍不住大聲說，“你告訴我！”他們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趙貴翁有什麼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²，踹了一腳，古久先生很不高興。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，一定也聽到風聲，代抱不平；約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對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時候，他們還沒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這真教我怕，教我納罕而且傷心。

我明白了。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總是睡不着。凡事須得研究，才會明白。

他們——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，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；

他們那時候的臉色，全沒有昨天這麼怕，也沒有這麼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，打他兒子，嘴裏說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驚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來。陳老五趕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；他們的眼色，也全同別人一樣。進了書房，便反扣上門，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。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細。

前幾天，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，對我大哥說，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，給大家打死了；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壯壯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樣。

想起來，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。

他們會吃人，就未必不會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幾口”的話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戶的話，明明是暗號。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，他們的牙齒，全是白禿禿的排着，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雖然不是惡人，自從踹了古家的籬子，可就難說了。他們似乎別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況且他們一翻臉，便說人是惡人。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，無論怎樣好人，翻他幾句，他便打上幾個圈；原諒壞人幾句，他便說“翻天妙手，與眾不同。”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，究

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須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來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開歷史一查，这歷史沒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寫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橫豎睡不着，仔細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縫里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“吃人”！

書上寫着这許多字，佃戶說了这許多話，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們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靜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進飯來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魚；这魚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張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，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。

我說“老五，对大哥說，我悶得慌，想到園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，停一会，可就來开了門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；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來；他滿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鏡橫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說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說“是的。”大哥說，“今天請何先生來，給你診一診。”我說“可以！”其实我豈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劊子手扮的！無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

人，胆子却比他們还壯。伸出兩個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，便张开他鬼眼睛說，“不要乱想。靜靜的养幾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靜靜的养！养肥了，他們是自然可以多
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們这羣人，又想吃
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
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曉
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
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鎮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們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
老头子跨出門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說道，“赶紧吃
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來也有你！这一件大發見，虽似意外，
也在意中；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劊子手扮的，
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們的祖師李时珍做的“本
草什么”²⁸上，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說自己不吃
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講書的时候，
親口說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个不好的